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意大利短篇小說集

戴望舒選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戴望舒選譯

意大利短篇小說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叢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目次

羅米歐與裘麗葉達	彭德羅(Matteo Bandello)作	一
加拉西寄宿舍	加布阿納(Luigi Capuana)作	五五
失落的信	加斯德爾努伏(Enrico Castelnuovo)作	六七
老人的權利和青年人的權利	邦齊尼(Alfredo Panzini)作	八五
密友	皮朗德婁(Luigi Pirandello)作	一〇一
勞列達的女兒	奧節諦(Deo Ojetti)作	一二七
僕人	奈格里(Ada Negri)作	一三五
當我在非洲的時候	朋丹倍里(Massimo Bontempelli)作	一四七
屋子	鮑爾吉賽(G. A. Borgese)作	一五九

女教師 泊洛斯基里(Carola Prosperi)作 一七一

附作者生卒年表..... 一八七

羅密歐與裘麗葉達（馬德歐·彭德羅）

假如我對於自己的故鄉所應有的感情並不是錯誤的話，那麼我敢說，在我們這個美麗的意大利地方，再沒有幾個城能比委羅那所處的地點更爲優美的了：委羅那是處於阿地格這一條壯麗的河上，牠的澄清的水流把這城一分爲二，並且使牠有了許多從德意志運來的商品。優美而又膏腴的小山和有趣的谿谷環繞着牠，此外又有許多澄清而閃耀的泉水，河上的四條莊嚴的橋和幾千種其他著名的古蹟，都來幫着增加牠的美點。但是我現在說這些話，卻並不是爲了一心想讚美我的故居，牠自己已經儘能夠把牠的優點和特點表示出來了；我現在卻是要對你們講一件這座城裏的一對貴族戀人所遭的淒慘而不幸的故事。

在德拉·斯加拉氏諸爵士執政的時候，委羅那有兩家以高貴的門第和豐富的財產著名的大族：這兩家大族便是姓蒙德奇歐的和姓加貝勒多的，在這兩姓之間，爲了某種緣故，有一種可怕

而又狠毒的怨仇存在着；並且因爲他們兩方面都是很有力量的，每起一次衝突便要死許多人，但那些姓蒙德奇歐和姓加貝勒多的要送性命，他們的隨從們和黨徒們也會死在內。這種情形便永遠使他們相互的怨仇不斷地增加着。

巴爾托羅梅歐·斯加拉，因爲在當時身爲委羅那勳爵，費了很大的勁去替他們兩方面和解；但是他們的怨仇卻已經根深蒂固，他便再也不能使他們就他的規範。話雖如此，他縱然不能使他們和解，但至少也可以使他們那種老是要鬧出人命來的不斷的衝突暫時停止一下；假若他們偶爾碰到了，那些年青一點的總肯對他們較年高的敵人讓一點步。

且說有一年冬天，在聖誕節之後不久，舉行着有許許多多蒙面人來參加的宴會。安託尼歐·加貝勒多，他那一族的族長，準備着一堂極侈麗筵宴，請了許多的貴族和紳士來赴會。城中大多數的青年紳士都在那裏，其中有一個名字叫做羅密歐·蒙德奇歐的，年紀約摸有二十歲上下，他要算是委羅那城中最漂亮又最斯文的人了。他在傍晚時候戴着假面具和幾個同伴一起到了加貝勒多家裏。正在那時候，羅密歐是深深地愛上了一個貴族女郎，他被她征服已經快有兩年之久；他

雖然時常跟她到教堂或是別的什麼地方去，她卻連瞧他一眼的恩賜都不曾給他過。他時常寫信給她，送消息給她，但她卻竟這般硬心腸，永遠不肯向這個害相思病的青年作一度嬌笑。這種情形使他十分傷心，於是他便決意要離開委羅那，到什麼地方去逃避一兩年，在意大利到處流浪，這樣或者可以用旅行來壓制他那猛烈的熱情。但是不久，他又被那種癡情所克服了，他埋怨自己不應該存這種愚蠢的思想，覺得要離開委羅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有時候他會對自己說：『我愛她不會再是真的了，因為我已經用幾千種方法來搜集明顯的證據，可以證實她並不看重我的愛慕。既然向她求愛是完全無用的，我又何必固執着要處處都跟她去？我應當永遠不到她常去的教堂或是別的地方去，祇要不看見她，她那美麗的眼睛在我身上所煽起的火，便可以慢慢地死去。』

啊！原來所有這些思想都是徒然的，因為事情竟弄到這樣：她愈是態度羞怯而使他的希望愈小，他對她的愛情反愈增加，他祇要有一天不看見她，他便決不會覺得快樂安適。因為他的癡情一天天深起來，又一天天堅決起來，他的有幾個朋友怕他要因此而消瘦了，便時常來警告他，又請求他放棄了這種嘗試。但是他卻毫不關心他們的警誡，和對健康有益的勸告，正像那位女郎卻毫不

關心他的愛情一樣。

羅密歐有一位伴侶，非常關心他的毫無希望的爱情，深怕他要爲了追求一個女人而把他的黃金似的青春和花一般的年歲蹉跎過去。他時常爲了這問題用理性來曉喻羅密歐；有一天他說：「羅密歐，我是像兄弟一般地愛你的，因此我看見你像太陽光下的雪塊一般地消瘦下去，便覺得非常難受。你所幹的一切，你所耗費的一切，既不能使你得到榮譽，又不能使你得到利益，因爲你不能引得她愛你，你一切的努力都祇能使她愈加倔強，你爲什麼還要徒然地努力下去？你是看得很清楚的，對於你和你的報效，她一點兒也不關心。也許她有一個非常親密又非常滿意的愛人，就是用一位國王去換也不肯。你很年青——或許可算是全委羅那最漂亮的青年；並且又斯文，又可愛，又勇敢，又精通文學——這對於青年人真是一種難得的裝飾品。你是你父親的獨子；他的大財產是誰都十分知道的。他對你可曾顯示過一絲兒吝意。你這樣任意地化錢用錢，他幾曾道過一個不字。他是你的伙計，辛辛苦苦地替你積起錢來，讓你愛幹什麼就幹什麼。你要醒醒了，要看看你自己行徑的錯誤。把那張蒙住了你的眼睛，不讓你看到你所應走的道路的面幕扯掉吧。快下決心把你

的思想移轉到別一方面去，找一個配得上你的女子來做你的情人吧。城裏快要舉行宴會和蒙面舞了；你應當處處都要去。假使你偶然碰到了那位你求了這麼許多時候都沒有一點結果的女郎，你一眼也不用去看她，祇是在鏡子裏照照你自己對於她的愛情，這樣你便無疑地可以得到你所受的一切冤苦的慰安。最公正又再合理的輕鄙，便會在你心中升起來，即刻會把你的不知節制的熱情壓下去，而恢復了你一切的自由。」

羅密歐的忠實的伴侶，用了許多類似的理由來設法使他放棄了這麼一種毫無希望的企圖。羅密歐耐心地聽着，決意要從這種聰明的勸告中得到一點好處。他所有的宴集都到，他每次碰到那個倔強的女郎，總一眼也不去看牠，而把全部的注意都轉移到別人身上去，用批評的眼光來觀察着她們，滿心想耍揀一個他所最喜歡的，正像來到市場上買緊身衣或是馬匹一樣。

於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羅密歐便去參加加貝勒多家所召集的宴會；在戴了一會兒假面具之後，他便把牠拿掉，去坐在一個角落裏，從那兒他可以安安閒閒地察看每一個在廳裏的人。在廳裏，有許許多多的火炬照耀得像白晝一般光明。誰都對羅密歐看着，尤其是那些女人，大家都覺

得很奇怪，他怎麼可以大模大樣地在這所屋子裏露面。但因為他在最漂亮的容貌之外，還有最動人的態度，使人人都覺得有點喜歡他；他的敵人也不去注意他，好像他是比他們年紀大似的。這樣，羅密歐在那兒恰像是一個來參加舞會的女子們的美醜的評判官，隨意地稱讚着這個或是那個，他不願意去跳舞，卻寧願在那兒批評。

他突然看到了一個他所不認識的非常美麗的女郎。她使他感到無限的歡喜，他把她當做了他生平所看到過的最可愛又最秀雅的姑娘。他愈看她，她便愈顯得美麗而動人，於是他便開始向她投擲着傳情的眼波；實際上，他是再不能把眼光從她身上拿掉了。他看着，心裏便起了一種奇怪的快感，他暗地裏打算着無論如何都要設法獲得她的好感和她的愛情。他對於那別一個女郎的愛情，因為有一種新的愛情來替代了，便減低下去，牠的火是熄滅了。羅密歐一踏進了這張精微的情網，他便使用眼光來飽餐着她的秀色，同時卻不敢詢問那位女郎是誰；他這樣地被她的愛嬌所征服了，對於她的一舉一動都不絕地讚美着，昏迷地大口喝着愛情的甜美的毒質。我前面已經說過了，他是坐在舞廳的一隻角上，注意着所有來來往往的舞女。那位美麗得使他着了迷的女郎名字

叫做裴麗葉達，她是主人的女兒。她並不認得羅密歐，但是她覺得她是她所曾碰到過的最漂亮的青年，一看着他便感到一種奇怪的愉快；雖然她是羞怯地偷眼看他的，但是在心裏卻起了一種說不出地優美的又無限地甜蜜的沈醉。她很希望羅密歐會來同她一起跳舞，這樣她可以看得他清楚一點，並且可以聽他說話；她相信他的聲音一定是和他的眼光同樣地可愛的。但是羅密歐卻並不像要跳舞，祇是一個人坐在他那角落裏，有意地看着那位可愛的姑娘，對別個人卻一眼也不看，他們用這種眼波的交換和輕微的嘆息來努力傳達着相互的愛情。

舞會快要結束了，應得有一次火炬舞，或是稱爲便帽舞。有一位女郎請羅密歐也加入，他和她跳了舞之後，鞠了躬，把火炬交給了另一位在裴麗葉達身旁的女子，過去把她的手拿了起來，這種舉動使兩方面都感到說不出的快樂。這樣裴麗葉達便站在羅密歐和另外一位紳士的中間了，那位紳士名字叫做馬爾古奇歐，是一位宮庭中人，性情最爲和藹，他的滑稽而有趣的態度，使他成爲一個誰都喜歡的人。他常常有很好的故事可以使大衆歡笑，但是他的笑話卻永不會得罪任何人。無論在什麼時候，冬天或是夏天，他的手總是像愛爾賓冰河一般地冰冷的；就是在火上烘許多時

候兩隻手還是冷得像石頭一般。當羅密歐在裘麗葉達左邊的時候，馬爾古奇歐卻正在她的右邊；她覺得她的愛人拿起了她的手，因而很想聽一聽他說話的聲音，便快樂地轉過身來向着他，用顫抖的聲音說，「你肯到我身邊來，願上帝祝福你！」她這樣地說着，便親密地握住了他的手。羅密歐是很敏於機智的，便溫存地反握住了她，一邊回答說，「我的姑娘，你所給予我的是那一種祝福？」於是她嬌笑了一下說，「不要詫異，可愛的青年呵，我所以這種祝福你的到這兒來，是因為剛才馬爾古奇歐先生用他那冰冷的手把我冰了好一會；但是現在，多謝你，你那漂亮的手已經把我溫暖了。」羅密歐便立刻回答她這句話，「姑娘，我是無論替你幹什麼事情都是覺得非常榮幸的，因為我在這世界上所希望的事情便祇是替你服務；祇要你肯垂顧差遣我，像差遣你最低微的僕人一樣，那麼我便覺得非常快樂了。並且我還要對你說，假如我的手能夠使你溫暖，那麼你那美麗的眼光裏的火便會使我全身都燃燒了；假如你不能幫助我忍受這種熱度，那麼你不久就可以看到我會整個地燒毀而變成灰了。他差不多還沒有說完這幾句話，火炬舞已經結束：裘麗葉達充滿了熱情，緊握着他的手，聲音顫抖，好像夾着一聲歎息似地說道，「啊！有什麼話說，我這個人已經是你的

而不是我自己的了！

現在，所有的賓客都在告退了，羅密歐便等在那兒瞧那位姑娘向那一條路上走；但是不久他便發現她是那主人家的女兒；他的一位朋友詢問了許多女人之後也來這樣地報告他。這消息使他煩亂得非同小可，因為他覺得要達到他的愛情上的目的，是一件最危險而又最困難的事情。但創傷是已經劃開了，並且已經浸透了愛情的精微的毒汁。

在另一方面，裘麗葉達也極想知道那位漂亮得把她征服了的青年畢竟是誰；因此，她把她的乳母叫到了一間邊屋裏，站在一扇臨街的窗口，那條街是有許多火炬照得通亮的。於是她開始問乳母，那一個穿這麼這麼一件緊身衣的，那一個帶刀的，或是別個人是誰；她又問那一個手裏拿着假面具的漂亮青年是誰。那位善良的老婦人差不多誰都認得，便把每一個人的名字都告訴了裘麗葉達；她又把羅密歐也指了出來，因為她是很認得他的。一聽到蒙德奇歐的姓氏，那位姑娘便像發了昏似的，她再也不能希望要羅密歐做自己的丈夫了，因為他們兩家之間有着死仇；然而她在表面上卻並沒有顯出不高興的神情來。那一天夜裏她胡思亂想地幾乎整夜未曾睡熟；但是要強

自抑制住不去愛羅密歐，卻是她所辦不到，又是不願意辦到的事，因為她已經是這樣熱烈地迷戀着他了。他那種驚人的美貌鼓蕩着她；但不久，這事情的困難和危險又不禁使她失望；於是她便祇能屈伏在這些衝突的思想之下。她一邊想，一邊對自己說：『我將要被自己這種管束不住的願望帶到什麼地方去了。我這樣地傻，又怎麼敢說羅密歐可真是愛我的？或許那個狡猾的孩子祇是說着這些話來騙我的也未可知；他會在占着了無恥的便宜之後就來笑我竟做了他的娼婦，藉此以報復我兩家之間的愈弄愈深的怨仇！但他是心地正大的，想來總不會欺騙一個愛他的，並且又崇拜他的女子吧！假如面貌是心腸的忠實的表現，那麼在這樣美麗的軀殼之內，是決不會有殘酷得像鐵一般的心腸存在着的；啊，我還是要這麼想：從這麼一個漂亮又溫存的少年那兒，一個人祇希望能希望得到愛情，禮貌和仁慈。我既然願意這麼想，那麼就讓我們這樣假定吧：他是愛我的，並且願意娶我去做合法的妻子，我可不是當然要想到我那父親是決不會同意的？可是誰敢斷定像這樣的結合不能在兩族之間建立起永久的好感和永久的和平來呢？我常常聽到說，婚姻不但可以造成市民們或是紳士們之間個人的和平，並且還可以造成最大的王公們之間的和平，殘酷的戰爭

之後，常會有使各方面都滿意的真正的調解和友誼。或許這樣子我倒可以替兩家之間造起安靜的和平來。」

因此而存了這樣的念頭，她便每次看到羅密歐打從街上走過的時候，就對他和悅地微笑着，這使他心裏非常喜歡。同時他的思想也像那女的一樣不斷地衝突着，有時覺得有希望，但不久又覺絕望。然而他依舊常從那女郎的家門前走過，在白天或是在夜裏，雖然這是非常危險的事；裘麗葉達的和藹的眼波祇能增加着他的熱情，把他引誘到城中的那一方面去。裘麗葉達房中的窗剛臨着一條狹徑，對面是一間田舍；每當羅密歐經過那條大路，快要行近那條小徑的一端的時候，他總看到那位姑娘靠在窗前，不住地對他微笑，顯着很喜歡看見他的樣子。他常在夜裏到那邊去，停住在這條小徑中，因為那條路上是很少有人到的，並且又因為，假使他站在裘麗葉達的窗對面，便有時候可以聽到她說話。有一天夜裏他正在那兒，裘麗葉達不知是爲了聽到他在那兒或是爲了別的什麼原故，去打開了她的窗格，他便退到了田舍裏去，但是早已被她看到了，因為月光已經把整條街路都照得非常光明。因爲是一個人，在房裏，她便輕輕地叫着，對他說：「你在這個時候